

豫章叢書

第二百冊

髻山文鈔卷下

星子 宋 惕 未有 撰

與謝秋水書

癸巳夏日晤彭躬庵知盱江有秋水先生者倡明正學手援陷溺私心竊景慕之不謂流光蹉跎頓踰六祀則某之過自暴棄概可知已今正得接高座蔡靜子兄咨決疑義深爲驚嘆門下季通不知誰屬而某仰此君謂道已西矣談頃出先生所與躬庵二書事理一貫表裏洞達自純公定性書後無明快若斯者某於此道無所窺而屢戰屢蹶志尙未已每覲同輩

共證茲義庶幾納身麻中投臭芝房聊資以自淑也
若時驚豪傑視此爲迂贅不中用之物獨堪閉戶羅
浮與禪會伍神州陸沈責將焉辭某聞之憮然竊謂
陸何以沈人心之邪淫爲之也心何以邪且淫大道
之晦墜爲之也辟彼渾濁揚其流而汰之無益也不
如進而濬源辟彼莠苗摘其青而芟之已後也不如
坐而擇種夫此道則猶救世之種子源泉耳嘗從一
名紳遊勸之學道曰已老某曰惟道可以儆耄曰多
病某曰惟道可以已病曰事煩某曰惟道可以了事
時直以臆對未遑折衷讀先生書至閒中恊忙中則

無山中物世上則無又安所云不可須臾離云云眞
曠若發蒙矣惕滿身是病滿腹是疑幸與有道者居
近世同而不裏糧就正視彼千里命駕者何如惕雖
不肖豈甘爲呂安下親炙之願冬以爲酬因靜子兄
來附書不旣

與謝約齋書

卽秋水

從躬庵篋頭得先生三月所賜書箴誨懇到知麓行
情切中膏肓知先生憫惕垂危而施此瞑眩之劑也
感激涕零春間偶錄所見遠圖就正已恐啟旁人辯
端稿脫復焚貴門靜子兄猶能言之前月杪躬老行

李音濶念罷壯遊耑訪盱江已訂蒲後一日偕查小
蘇覓舟會接躬老杖履又復止惕見聖不勇矧曰由
聖以此慚負惆悵何已惕生平愛讀大程書而明道
喫緊爲人無如識仁一章其他云且省外事但明乎
善又云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皆重識仁
也微言旣遠不復知學者識仁用何眼法爲用默識
耶抑兼用學識耶抑默識卽在多學裏無兩地頭耶
仁體事而無不在外事之省省何等事得毋與是內
非外相似嘗做慈湖作反觀之學頗覺求放心爲切
一日過開先聞禪者答人問反觀曰是名死 水忽

覺悚然後檢李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語又似覺
彼看住此心強制不動爲死水而體認天理卽反觀
謂之默識乃更活潑也未審是否大率惕致知無素
強爲揣度雖時有不得同測光影唯渴思付來人片
語指示庶幾併心一路不墮兩歧見也先生洞若觀
火諒不吝此暗室之炬惕將藉靜子面命爲枕上耳
提矣身雖留病而心否忌醫幸先生重賜七發以起
沈痾地厚天高德何可喻臨楮真切真切時庚子初
夏惕頓首

答謝秋水書三

今三月十日蔡畏子來白石奉到正月九日手勅誇
誨諄至讀之潛然不知此生何以幸同君子世又不
知何以自纏自縛不一覩君子面詩云我之懷矣自
貽伊阻其真爲惕寫照耶大學最難究竟誠究竟得
則語孟諸經勢如破竹惕頃來以身體之覺無時無
有物可格陽明云意之所在必有其物竊欲補一語
曰物之所觸必加之意庶幾常惺惺地隨動靜一切
而劑之得所真大樂事自恨省克不勇終隔一膜然
此箇塗轍見之或不差謬也先生允知允蹈所訂之
義諒由明睿所照不假揣度卽惕欲質疑請益亦不

敢在尋行數墨間矣客春急友之難匍匐章門自度
此舉不錯獨抱恨者不能愛人以德而反效兒女姑
息態惡俗夤緣徒爾枉尋幾曾直尺彼旋作旋悔故
以病證錄呈乃先生不痛加鍼砭而浮相唯諾何也
豈惕悻復之狀流播遠近先生意其名雖求療而中
實忌醫故望而反走若是果若是則病不可藥矣苟
未至於不可藥則尙祈先生之鍼砭之也今歲舌耕
本里有二生滁州建昌縣人陳士魁都昌人來此同學惕各令其記
日錄隨所見惕過便書朔望取覽得借以懲改殊有
益也顧引火自煖何如暴背太陽就正之懷終耿耿

耳靜子闔室長飢救死不暇未便拉之同席乃其病
不在好立名節正在欲立名節不得尙當遠煩提命
毋令爲門下周恭叔可也道義骨肉彼此同之故復
及此不旣

復約齋書

秋中得接五月廿八日書捧讀欣慰承詢及近讀何
書工夫精進何似慚甚感甚書則無不讀而咀味處
每失之疏性病卞急思以養氣藥之然工夫悠忽求
艾不猛證尙恐未減耳得手勅一詰毛骨竦然瀕月
來頗覺精采信有道之言能起沈疴銘佩何極文莊

困知記關二氏之學蔽道德以一言曰見根深聞蒂
固蔽楞伽以一言曰見聞覺知皆發儒先所未發其
他名言碩論莫逆於心者甚多一二疑處藉以就正
先生謂朱明醇儒語未瑩處亦往往有之在人善讀
惕甚服膺此言已立將書稿焚之志徙義矣獨惕闢
禪一段智見謂智有天無地等語爲先生所深疑不
敢不更自罄竭以需折衷來教謂以禪者爲見智不
是識禪未真乃是識智未真則且置禪而先辨智可
乎來教本乾之貞論智謂正而固者必是非合理始
足當之而惕則謂是非合理乃發皆中節地頭而乾

之貞配冬藏則未發地頭也孟子明說是非是智之
端若未發則是非未形靜正已耳禪家寂照無爲亦
似靜正但乾之靜正保合太和則天地生物之理森
昭於此合仁而言之也禪之靜正六用不行境智俱
寂離仁而言之也朱子曰卽心有知覺可以見仁之
包乎智離仁說智則知覺之源旣空其流亦空更無
理可窮無是非可擇識也然彼非實無所見同揣億
者惟其牽於實見之差自詡爲本覺爲正智故就其
所見所詡論之曰智見謂智而實則其未識仁也識
仁則是非之理自有不忍於不合者矣來教又云見

智見仁稟氣之偏猶是見理釋氏只以空寂妙圓爲
究竟而視理爲障豈得同科暢則若謂以理之中正
言卽大傳所稱見知者亦未必能合若以理之偏言
則淨知妙圓亦圓而神之理理固無乎不在也其以
爲障者正緣見圓而不見方凡物生之殊森然秩然
而不容紊者皆見爲礙而欲銷之入空也蓋仁者與
物同體而釋氏知覺之心需用返照不務格物譬若
引鏡照鏡着象斯障徒自印其空明已耳鏡貴照物
豈尙空明然卽其所印之空明而言不可謂非鏡體
程子又辟之管中窺天謂之知天則不可然不可謂

管中所見之天非天也智見謂智亦若是則已矣至於釋氏之學有天無地及其至也無天無地亦只形容其虛而無實有圓無方四大假合又無方無質之一證爾既無方無實矣卽所謂虛圓者究竟不是又豈學聖本天之旨可同日語哉倘有疵謬願更賜往復明辨自是分內事揚不敢不虛受也春間投徒五六人夏罷遣之坐匡谷踰月移疾歸比來以家政悉委子婦得閒居從容讀書養氣覬少有進以不負諄誨至意因知記全本藏熊氏容假抄報命楊書無副稿欲取覓者便向躬翁求之或無嫌也時丙午九月

謹復

與楊友石書

往濶未足論卽今夏秋間凡三約晤矣卒不獲晤豈
曰山川間之哉機緣匪偶天下事往往如是可勝歎
息亡友于卓人荷錫佳傳此公真不朽矣惕拜而納
諸其子令石緘之勿以褻示人也江人事序過辱推
許甚慚緣此書郵自章於今傳聞未悉又倉卒裁訂
少諦當又同鄉可否甲乙多所疑義如虔州之殉以
嘗出城爲郭冢宰累東汝之師以會上書求薦爲艾
孝廉累章門之難以從叛亂爲姜相累三者皆人望

也艾書眞贋未可知誠有之則白璧大瑕矣郭以襲
陣踰跟還而止死固其所也恐未便輕作噪噪至謗
姜從叛亂可謂過自放倒者從違姑置後論而先論
其所謂叛叛誰氏所謂亂亂誰氏邪敬業以失職怨
望起魏思溫猶假之義名賓王一檄流爲美談顧以
是罪姜老哉姜老非救時料洵然枉表入謝出門生
故吏手姜實不知熊建昌親識其事泐於章紀苟賢
者欲施責備之論可過修水相質也要之人各有眞
愛其人而傳之溢眞與憎其人而傳之失其眞總屬
無謂不若據事直書與天下有心目人平章之殊坦

豁耳惕所爲呈稿麟壇丐求是正誠見此事無彼我
但得文成義衷逝者靡憾卽顏爲宋編可顏爲楊編
可顏爲楊宋合編亦可不則略備採風非楊非宋顏
爲他氏編無不可豈必自立一家言哉髻山風景不
惡肯脫屣枉過使惕得蹴膝旬日逐字面訂便可勾
當此局矣溯洄無從白露已霜懸切不旣時辛丑九
月日

答毛尊素書

惕往者學無師法喜以文字遊戲隨人應副嘗應禪
者晦山之求作雲居賦序依阿禪理本惕罪案不期

過塵尊聽謬意野人可與參宗遠以書義全提委序
惕不自省改以應晦山者應之既而悔曰屬在同人
不能勉效忠告又從諛焉罪滋甚矣苦道阻音濶析
疑無從客冬辱頒尺一兼惠詩箋且招過四祖與在
浪和尚下風惕捧讀再三感慚交至幾於無地自容
既內訟失言又佐成高明人援儒入禪之癖若聲惕
罪而致討焉上刑何辭惕勉圖改過而拜望高明人
返轅周行敢復匿狀惕近者粗自立脚識仁是務頗
覺敬義大旨實絕異學愧工夫作輟不成片段又僻
陋在康離索是懼中心好之屢蹶思振如田家者流